

陈莹，笔名莺歌。生肖兔，性别男；大学文化，中共党员；曾任教书匠，现为公务员。业余时间以笔耕为乐，作品散见于省内外多家报刊，入选过多种文集。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济南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《醉人的微笑》、《春天对秋天的致意》等，曾获济南文学奖。

# 身在苦中不觉苦

■莺歌唱晚

□陈莹

身在福中不知福，算不算人类的通病呢？许多人都有“这山望着那山高，人心不足蛇吞象”的时候，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。所以，隔三差五来个“忆苦思甜”，抑制一下好高骛远的野心，打压一下蠢蠢欲动的贪心，还是十分必要的。

春节期间，朋友小聚，觥筹交错，酒酣耳热，气氛渐渐热烈起来。有人提议，哎，咱们开个故事会吧，以助酒兴！故事最好与过年有关，最好与苦难有关，最好与自己或亲朋有关。

这个倡议，立刻得到众人响应。某局局长老王，是席间年龄最长者。他说，我先讲吧，给大伙儿拉拉俺小时候遭的罪。

我上小学时，农村贫困啊！俺家劳力少，孩子多，入不敷出，缺吃少喝。当然，那个年代，各家的日子半斤八两，大差不离。家境好的“肉头儿户”，也富裕不到哪里去。有句形容穷人的老话：“出的是牛马力，吃的是猪狗食。”正是当时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。“吃”和“烧”是一对孪生兄弟，没有粮食吃的年月，往往就缺柴火烧。《红灯记》里李玉和有个唱段：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”穷孩子不一定早当家，肯吃苦、能受罪倒是真的。每天放学后，我就和邻居家的小伙伴一起，跑到山坡野地里拾柴火。

这年冬天，俺村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——家家户户通上了电。但每户人家只允许接两个灯头，且不准装大功率灯泡。以前的夜晚黑灯瞎火，现在霍然亮起了明晃晃的电灯，人人喜上眉梢，倍感知足。尤其对于农家娃娃来说，能在比煤油灯亮无数倍的电灯之下写作业，是件多么荣耀的事啊！

腊月中旬的一天下午，母亲对我说：“小儿来，过秋时你姐姐拾了两瓢黄豆，一直没舍



得动。眼看你要放寒假了，就多拾些柴火吧，过年时咱自家做个豆腐吃。”一想到能痛痛快快地吃顿白花花香喷喷的热豆腐，我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喜滋滋地跑到饭屋里去取镰刀绳索。这天是个大阴天，没留窗户的饭屋里很暗，我就顺着墙壁上下摸索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俺大哥为了能让母亲敞敞亮亮做几顿年夜饭，刚从堂屋往饭屋里偷接了一根电线。家里的第三个灯口（这是明令禁止的）临时搭挂在锅台边，还没有拧上灯泡。我摸来摸去的，没留神将右手食指一下子伸进了灯口，顿觉全身一颤，随即“妈呀”一声尖叫，便啥也不知道了。等我醒过来，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。幸亏电击时母亲正在院子里喂猪，听到我没人声的喊叫，慌忙提着搅食棍子飞奔过来，迅速挑开了电线；当教师的父亲也恰好放假在家，对我进行了急救，并急火火找来村医看过，这才捡回一条命。

年三十中午，一家人围着桌子坐定，中间摆着一小盆热气腾腾的豆腐。我刚要伸筷子，父亲说，你先别急。话音未落，母亲单独给我端上来一碗热豆腐，上面浇好了酱油醋。我瞅瞅大伙儿，一家人正看着我笑呢。

这是我平生吃得最惬意最畅快最奢侈的一顿大餐，内里饱含着无尽的亲情和疼爱，香透骨髓，暖彻心扉，没齿难忘啊！

老王的故事让大家唏嘘不已。生性开朗幽默的吴老师说，俺也讲段小时候的经历。

那是个“贱年”，头年冬季，全村几乎家家都逃过荒要过饭。转过年来开了春，杨柳吐绿，野菜拱芽，可采可挖的吃食渐渐多起来。我虽然小，也开始为家里操心了。每天必做的功课，就是挎着篮子出门，扒光脚丫子，爬杨树掏杨叶儿，攀柳树撸柳花儿，登榆树采榆钱儿。当时大家都这么寻摸“口粮”，近处能填充肚子的野菜树叶，很快就被大人小孩掠光了。我开动脑筋想了想，决定另辟蹊径。

这天，我跑到河滩上去撸柳花，发现紧靠河沿的生产队林场里，有一大片杨柳树，棵棵粗壮高大，枝繁叶茂。于是，我瞅准护林员回家吃饭的空当儿，开始偷撿社会主义的“嫩柳肥杨”。一连捋了五六天，收获颇丰。柳花窝头口感尚可，杨叶饼子苦涩难咽，但是毕竟能够果腹，一家人还是很高兴的。

没成想，乐极生悲。又一个午后，我赤脚站在树杈上，左右

开弓，仰脸开捋，忽然脚下传来一声尖利的喊叫：“这是谁家的小兔崽子，竟敢来偷集体的财产？”我低头一看，原来是护林员秋云。秋云是队里的妇女队长，村里的积极分子。她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我怒目痛斥。我赶紧出溜下来，打躬作揖，一个劲儿讨饶。秋云却铁面无私，不依不饶，非要揪着我送大队部不可。我简直被吓傻了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哭成了一个团。幸亏赶来上工的几个社员帮忙说情，秋云才放过了我，但坚决没收了“作案工具”——俺爹亲手编的，也是家中唯一圆囿的柳条篮子。

直到长大成人，我依然对秋云不近人情的做法耿耿于怀。然而有意思的是，我师范毕业后当了老师，教的第一届学生里，竟然有秋云的儿子。有一天秋云来我家串门，你们猜，这个娘们儿给我带了什么礼物？哈哈，竟然是几个刚出锅的柳花玉米面窝头！她笑容满面地对我说，吴老师辛苦啦，给你送点稀罕吃头儿，是俺亲手蒸的，千里送鹅毛呀，别嫌弃，尝尝鲜呗！

大伙儿听罢，乐不可支。青年女教师小孙说，我也讲一个，俺爷爷吃点心的故事。这个故事，俺奶奶讲过无数次了，是逢

年过节的保留节目。刚开始听，还觉得心酸，遍数多了，就当笑话听了。

春节走亲戚，是一辈接一辈传承下来的古老习俗，是亲友之间相互慰问、联络感情的重要外交活动。过去走亲戚，可不像现在，能将大提溜小嘟噜的礼品悉数留下。俺爷爷提溜上二斤点心一瓶酒，走东家串西家，能从年初二走到二月二。挎着礼品篮子进了亲戚家，亲戚一般是取一样礼品留下（或者干脆不留），再添上一样东西回赠，家家如此。若让客人空手而归，那就等于把这门亲戚堵死了。

俺爷爷家的亲戚才走到一半，一包点心已经哆嗦碎了；而且酒瓶子歪倒，将散酒撒在了点心上。怎么办？晚上回到家里，俺奶奶将包点心的草纸打开，取出那些碎末末，小心翼翼地换纸重新包裹。并对俺爷爷说，好东西，别瞎啰，你把这些末末吃了吧。俺爷爷捏起碎末末，一口一口，舔舐得干干净净。然而，过了几分钟，爷爷满脸通红，眼睛里充满血丝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，可把奶奶吓坏了。原来，爷爷不胜酒力，平时滴酒不沾，这回一下子吃进去一大把被酒浸泡的点心末末，竟然吃醉了！弄清了缘由，奶奶哈哈大笑，点划着爷爷的脑门说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：吃点心拉槽糠——穷脏猴子一个呀！嘿嘿，俺爷爷正好属猴，为此事被奶奶喊了一辈子“穷脏猴子”。

故事一个接着一个，尽管内容多为以前吃过的苦，然而却有些回甘的滋味蕴含其中。一代又一代的百姓啊，正是凭借积极乐观、昂扬向上的生活信念，不屈不挠、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，最终熬过了缺吃少穿的艰难岁月，逐渐迎来了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。

如果说“身在福中不知福”是人类的弱点，那么人类更大的优点在于：只要心中有信念，眼前有希望，即使身在苦中，也会不觉苦的！

# 花样百出“花人情”

□梅子

中国是个人情社会，讲究礼尚往来，而“花人情”“份子钱”就是礼尚往来的民间习俗之一，越是在贫穷的农村，这种人情越是名目多，份子重。像婚丧嫁娶乃人生大事，亲朋好友随上份子，沾沾喜气也是人之常情。但最近几年，长清本地的风俗略有改变，大事花人情，一些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小事情，也不知始作俑者是谁，也开始要“花人情”随份子了。事主收的份子钱越多，感觉越有面子，长清农村这边尤为

严重，除了结婚、生子、贺寿这种大事，孩子升学要贺喜、搬了新家要“温居”、还有的去医院割个痔疮回来竟然还要以“祛病”为名随份子……有时赶上某个月亲朋好友事情多，随出的“份子钱”能占到一个年轻人月薪的大半甚至导致“月光”。

我有一表哥在我们镇上的一个工厂上班，工厂里的同事大都是镇上附近村子里的村民，大家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关系都还不错，自然有事情都要去捧场啦。就说孩子高考升大学的季节吧，每年8月份家里

有考上大学的，都得随点人情份子，厂里的同事、发出宴请请帖，那自然大家都去贺喜随份子，社会上的朋友，郑重其事地邀请了，你也得随上一份，以示祝贺。本来，这种升学宴是那种升入名牌大学的孩子家庭举办，确实足可贺喜，可是现在，有的孩子上个民办高职还是交钱就来通知书的野鸡大学，家长都要借机办一场喜宴。可怜表哥每月就3000元工资，回家唉声叹气给媳妇说，这个月的工资怕是拿不回家了，都得随了份子。

有次回老家，表哥又说起

他厂里一个关于随份子的事情，他说，厂里有人觉得“吃亏”，光给别人随份子，自己家里也没什么事，花出的人情钱也回不来。前段时间一个同事因为长痔疮去医院动了手术，在家休养了几天后竟然也发出了邀请，订好宴请时间地点，同事们一块去慰问，顺便随上了份子钱。“厂里人多事情真多，这么个兴法，一直犹豫着要不要换个工作呢”。

前段时间正值周末，天气也不错，还没到中午吃饭的时间我就陪着孩子在家中院子里

玩耍。忽然听到村里有放鞭炮和礼花的声响，我就问我妈，“这是谁家娶媳妇呢？”我妈笑着说，“这不是娶媳妇，是村南头李大娘家的儿子在监狱服刑刚回来没几天，这不，昨天给信儿定好饭店了，我这就去随份子，你娘俩在家吃吧。”

我傻愣愣地站在院子里，心想怎么监狱服刑回家也要随份子了？老娘告诉我，这很正常，花出去的人情总得想办法收回来呀，村里有人家，都给老母猪报喜呢，生了猪崽子，都要发请帖邀亲朋吃一顿！